

淺嚐小思散文

林融

老舍先生說過：「我們的刊物（除了詩歌專刊）與報紙上的文字絕大多數是散文。」（《散文重要》）這話雖然針對他生前的內地文壇而言，但是，若拿來估量本港寫作界的情況，大抵也是適當的。由於文藝刊物的稀疏，此時此地的「散文」大量產生於報端的專欄與專刊。其中，固然不乏敘事的、描寫的、抒情的、議論的，然則論其大宗，當以上下古今、東南西北、海闊天空無所不談的隨筆、雜感為最。而在芸芸奕奕的作者隊伍裏，中青年佔有較大比重，備受讀者歡迎的，不少是文苑英雄。她們或細膩、或睿敏、或婉約、或奔放，多姿多采的筆觸，都蘊含着真摯動人的感情。小思女士就是頗為突出的一位。

小思女士，原名盧璋鑾，另有筆名明

川，廣東省番禺縣人。一九三九年生於香港。一九六四年畢業於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後，從事中學中文教學工作。一九七三年，經業師唐君毅教授介紹，到日本京都大學任研究員一年，作過豐子愷作品的專題講演。她的散文創作開始於大學時代，近年潛心於香港文學發展歷史及四十年代中國作家在港活動與影響的研究，曾以有關的論文榮獲香港大學碩士學位。現任教於中文大學中文系。小思女士業餘除了創作及學術研究外，前些年還歷任青年文學獎的散文評判，對於指導青年文學愛好者的習作，不遺餘力。她的散文著作結集的有：《豐子愷漫畫選釋》（一九七六年二月初版，八〇年一月再版，八四年一月改由青文書屋三版）、《路上談》（一九七九年十月，純一出版社初版；後由山邊社編選重排為《路上談》和《日影行》兩冊，分別於八二年四月、八月再版。重

編的《路上談》至八四年二月已六版，《日影行》則在山邊社印行後，僅三個月就二版。）《承教小記》（一九八三年七月，明川出版社初版）等。一九七四年四月開始，在《星島日報》「星辰版」的「七好文集」欄內發表的文字，有一部份分別收入《七好文集》（一九七七年，台灣遠行出版社初版。此書由「星辰版」編者何錦玲編選。）和《七好新文集》（一九八三年四月，香港天聲出版社初版。此書由該社編輯部編選，書前有黃維樑的「代序」：《〈七好新文集〉研究》。）另外，小思還編有《綠緣堂集外遺文》（一九七七年十月，問學社初版）、《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華風書局初版）及《茅盾香港文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廣角鏡出版社初版。此書與黃繼持合編。）

《豐子愷漫畫選釋》的問世，是小思一九七〇年許下的三個心願之一。關於這件事，她在《綠緣堂集外遺文》的《編後小記》裏寫道：「在一九七〇年開始，我在《中國學生周報》上，每星期寫一段配圖文字，斷斷續續地也寫了兩年多，後來因為事忙停頓了，沒想到這麼一停，從此就難有續寫心情。有些朋友說不如把這些圖文，出個小集吧，我却沒有什麼意見。一直半拖半延，到一九七五年七、八月間，才在朋友幫忙下，把編排工作做完，書



抄家之老

2-40

1959-71c



快活時苦惱者

2-55

1966-71c



甲功

3-24

名就叫《豐子愷漫畫選釋》。「小思採取這種形式，效法的是豐子愷與弘一法師合作的《護生畫集》第一冊。但我們看了「選釋」的內容，發現她效法得更為成功的是豐先生的精神。這精神的核心是「仁愛」。從這種廣博而深厚的「愛」出發，他特別重視護生，對人世間的酸苦和淒涼，感同身受，時覺不安。此其一。小思浸淫於豐子愷的文藝作品中，久而久之，潛移默化。你看她給《古詩今畫之十》作的演繹文字，在以遞進句式疊述心中的一理想」之後，她的同情忽地轉向了那個出賣體能的窮苦人：「有隻多事貓看着我們是可愛的，但沒了個蹲着吹火的人更可愛！」這是何等的慈懷！無拘無束、無際無涯

的「愛」也叫人胸襟展開，往往能不局限於一隅，涵包宇宙萬匯。此其二。小思對此，也頗能體會。你看《門前溪一髮，我作五湖看》的文字，不是連漫畫作者也點頭稱讚嗎？既然是博愛，就不僅愛人類，也愛自然；不僅愛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也愛人與自然之間的交通。此其三。小思在這方面，也深得妙諦。一幅《觸目橫斜千萬朵，賞心只有兩三枝》的文字發揮，就是明證。豐先生的「仁愛」精神，最終是落實到小家庭大至社稷上的。他有一種觀念，家庭、社會、國家要幸福、和平才好。怎樣達致這一目標呢？他認為要提倡「童心」。他說：「我相信一個人的童心，切不可失去。大家不失去童心，則家

庭，社會，國家，世界，一定溫暖、和平而幸福。」（《我與新兒童》）豐子愷看透了成人社會的「虛偽矜忿之狀」，認定正常、純真的人性只能到「童心」洋溢的兒童世界裏去找尋。他之提倡「童心」，實際上是爲了使心中的理想成爲現實。小思欣賞「提得起放得下」、「十分爽快」（見《豐子愷漫畫選釋》第七十二頁），不知記仇記恨（見《選釋》第一一二頁）的小孩子，她要專心致志於自己小世界的天真爛漫的孩童「別抬起頭來看我們現在的世界」（見「選釋」第一二〇頁）（不正因爲這世界是大人造出來的麼？）她實在跟她心儀的那位大漫畫家心有靈犀一點通。「仁愛」精神和戰爭當然很有些相對的意味，假如我們撇開正義之戰，其實也爲的是拯救人類免於更大災難這一層作用不論的話。豐子愷熱愛和平，然而，他並不懦弱，當國家民族慘遭外寇侵凌的時候，他雖哀傷却並不消極，一方面用畫筆記錄了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一方面畫出像《大樹被斬伐，生機並不息，春來怒抽條，氣象何蓬勃》、《腰下防身劍，摩挲日幾回》、《散沙團結，可以禦敵》等這樣一些鼓舞民心士氣的作品。小思在卅多年之後，回顧這一段血雨腥風的歷史，她雖未必可以完全再現當年身受戰禍之害者的情緒，可是她受了豐氏的薰炙，民族感情至爲強烈，一用上自己的體會詮釋上列作品時，不僅挖出了那歷史的本質特點，而且賦予這本質以現實的意義。例如釋《散沙團結，可以禦敵》，告訴讀者：舊中國，人民像「一盤散沙」，非常可欺，然而，「一沙」儘管「在外邦人眼中，宛似混沌一片

，內裏却蘊藏着無限條理」，這正是全民總動員，同仇敵愾所以實現得了的依據。我說的「本質特點」就是指的這一點。而在《腰下防身劍，摩挲日幾回》的釋文裏，作者說面對嚴重的威脅應該：「自強，二知敵，三沉着。將這三項與中國近年內外交策聯繫起來看，不難感悟到作者那一份愛國救國之心的深沉。這份難能可貴的情感，小思一直保持著，到了一九七一年、七三兩年先後訪問日本時，它表現得尤爲動人，那些相關的篇目，我們在《日影行》裏俯拾即是。我每次選讀小思遊日的這些文字，都深深地感覺到作者的愛國熱誠：在東京鐵塔，她偶然間讀到兩份報導「九一八」和「七七事變」的《東京朝日新聞》，看到當年軍國主義份子歪曲真相的劣行，義憤填膺，連忙把舊報紙影印本購下，最後提醒國人「真的要打點精神，不要傻才好」（《兩張舊報紙》）；當她發現日本人熱心了解中國時，又感慨繫之地寫道：「作爲中國人，了解日本民族，也該是個很好的課題。」「我們不了解人家，那就吃虧定了。」（《我只瞥見了那影》）；旅日行脚，所到之處，她常常發現「日本保留了太多中國的味道」，因此須「不斷提醒自己」，雖然「日近長安遠」，却總要時時記住鄉土（《日近長安遠》），她用這樣的方法令自己冷靜、沉實，見微知著於國弊，救國拯民於時艱。著名作家蕭乾先生在《海外行踪》代序《在洋山洋水面前》中給我們寫下這樣二句話：「在洋山洋水面前，民族感情變得更爲激切，這是極其自然的事。」「浪迹海外的旅人不僅常從洋山洋水聯想到本國的景

物，更無法抑制的，是從國外的事物聯想到本國。看到好的，他恨不得立刻把它帶回去；看見不好的，總希望家裏能以幸免。」（《日影行》）每次都使我想起這些話；這本書每次給我的啓發固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沒有變過：我們炎黃子孫，無論漂泊在哪方，都絕不應當忘本忘根；設若條件許可，甚至還不妨爲母土獻出棉力。《日影行》紀遊部份的「核心」，其實就該看成是「仁愛」精神在特定時空下的繼續。

3

小思散文的另一類重要題材，是關於學校生活的，不外是「尊師」「愛生」兩項內容。《路上談》在純一出版社初版時，包括了後來山邊社印行的《日影行》的篇幅，然而，其中關於這裏說到的「愛生」這一類內容的，却集中在山邊版的同名集子裏。我覺得這樣「一分爲二」倒比較恰當。若說小思選擇這類題材，多少也受豐氏精神影響，自然與事實不悖，可是，我以為這其中還有很大成份結緣於她自己的生活實踐，她從事教育工作的歷史比豐氏更長，而且，她如今面對的學生思想也比當年豐門子弟更爲複雜，受到的誘惑也更爲紛繁。德育的迫切性，隨之也就益發明顯。小思確是教育工作者中的有心人。她發現正襟危坐，不能解決問題，於是，從實踐中找到個「路上談」的好形式。她給自己規定談些共同關切和要幹的事。我們可以隨便舉出一些例子。像《讓我們都有一「出息」》，針對的就是莘莘學子的切身問題，有些人以爲爬上高位，掙得厚薪

名利雙收，便是有出息，但小思說：「其實，盡力把自己的本份做妥，再進一步要求改善，那就是有出息的人。不管你才氣冲天，或學識淵博，或憑着一點小聰明、小運氣、鑽鑽爬爬的混出名堂來，可是，却吊兒郎當，或傲氣凌人，或苟且偷安，連自己要盡的責任，也一拖二欠，這就是做個堂堂正正的『人』還成問題，更休說什麼『有出息』了。」「青年朋友往社會開步，先想通這點，總會快樂些。否則，自討苦吃的日子多的是。唯有一個自我凋萎的人，才最沒出息。」這一席話，雖重在推理，沒有許地山的《落花生》那麼借助形象，可是，給予年青學生的提點一樣鮮明，震撼一樣強烈。又如《把苦悶放逐》，主旨也脫不出解決青年學生的困境這一點。現代的年青學生，大抵早熟，精力又過剩（缺乏正確的導引，會使過剩的精力泛溢成「災」），遂常對現實不滿，覺得「苦悶」。小思分析了四種對待「苦悶」的人：或患了苦悶敏感症，或跟苦悶開玩笑，或對苦悶默默忍受，或善於將苦悶放逐，然後，開導年輕人效法第四種人，學會實幹、培養良好興趣、樹立堅強信仰、盡力關懷別人，最後呼籲年青人「努力放逐苦悶！幹我們應幹的！」因為「世界是我們的世界，她不好，我們實在要負責。」一下子觸及了當今此地年輕人道德修養至關重要的一環。我們還可以援引更多事例，但最好還是讓讀者去咀嚼。總之，小思是深諳時下青年學子的心態的，她「知己知彼」，確能「有的放矢」。

《承教小記》是現代的「尊師」篇。作者用具體的形象給她的年青讀者樹立為

人處世的標準。我以為她是心存深義和遠識的。我不能斷定，小思寫這些文字，是不是主要為了承續我們的優良傳統，給「師道尊嚴」在這十里洋場的「失落」作不平鳴，然而，我相信，無論是與否，她這樣寫（雖然篇數也不太多），對於匡正時風，重振學紀大有益處。小思寫她的老師，例如：莫儉溥、左舜生、唐君毅……固然爲了告訴更年輕的人，我們的社會曾經有這些師表；但我覺得也含有提醒她自己和她的同行，應該以這些先驅者爲楷模的用心在。唯其如此，我們不難發現，她在選擇這些師輩的生平事迹時，或者注重於他們的實幹精神，或者着眼於他們的爲人準則、道德和價值的取捨依據。質言之，她描繪了她心儀的形象，爲的是使沒有機會像她似地親炙這些精英的青年，懂得應該怎樣做一個有用的人。模範有無法估計的感染力，如果說，小思的一些偏重說理修身的散文有「左右軍」的話，那麼，尊師憶師的部份是一面，而由於篇幅所限，我們不另評析的另一類短小精悍的思想小品，只是另一面。

4

讀書界對於小思散文的推崇，原因不止在於作品的正派、健康，還在於作品寫作技巧及用語上的優質。有人用清爽二字概括小思的文風，我以為還有「親切」。這種「親切」，在《豐子愷漫畫選釋》裏，因畫者和繹者「靈」的合拍以及彼此襟懷的相近而生；在《日影行》中，因爲作者一片熱烈的容易引起我們共鳴的愛國心

而起；而在《路上談》和《承教小記》的字裏行間，則因爲她採用的敘述方式和態度——平易近人的談心方式、把對象當作友人的平等態度——而具備。

小思不少說理散文，要言不繁，開門見山，她抓住一個問題，說理能切近青年人的相關心態，所以，讀者總覺得這對面坐着與自己談說的，是可以信任、可以不設防的知心人。這一點客觀上頗有示範的意義，啓示傾心於寫作這類文體的作者，認清自己的讀者，明瞭他們的所思、所感和所需。

在語言方面，小思的實踐先後有別。演繹子愷漫畫時，她也許爲了配合那情調，在攝取古典、營造意境上，用過力氣；遣詞造句，處處顯露她文白夾用的功夫。但到了撰作遊記、雜文小品和敘事抒情（抒情的較少）散文時，她表現得更灑脫、自然。那一串串的字句，彷彿正是流自她的肺腑，源於她的心聲，循循之餘，另有溫婉之致。認識她的人，一眼就可看出這正是她的手筆，冒充是冒充不來的。然而，缺憾也在語言方面。有的時候，可能有過多的人工痕迹。「你的文章寫得太雕琢，我怕你會乾枯了思源，小心點才好……」已故散文家司馬長風先生曾這樣評論她（見小思：《悼》），筆者略有同感；有的時候，可能方音未改，不慎用了一些粵式詞語，這些詞語偏偏普通話裏有相應的語詞可替，也不是表現地方色彩所需要，雖則數量微少，却不利於語言的純正。我想寫在這裏，小思女士或會覺得有點參考價值。果真如此，我也就心安了。